

# 雜論穿西裝

延靜



自由談

現在西裝已很流行，到處都可看到穿西裝的人，再沒什麼新鮮感。但三十多年前，情況卻並非如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至少三十多年，我們是不穿西裝的，甚至可以說拒絕穿西裝，不管日常生活，還是正式活動，都是穿中山裝，顏色大體是深藍色或灰色。我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出國工作，部門發了置裝費，也都做了中山裝，其中還有一身深色的，準備參加正式活動用。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曾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發的置裝費也做了中山裝。特別是外出遊覽，與外國人色彩繽紛的服飾相比，我們的穿着稍顯呆板。

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風向開始發生變化。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人們的衣着悄悄發生了變化。一九八四年，我有一個機會去日本，一切準備就緒，但突然想到着裝問題。日本人是穿西裝的，但中國人去了都穿中山裝，而且顏色大體一樣，灰壓壓一片。為了改變形象，我們決定穿西裝。但離出發還有三天，現做是來不及了，我抱着僥倖心理，去街頭商店看了看，還真有西裝，不過質地不是很好。我試了試，大體合身，只是褲子長。

下決定買了兩身，可替換，褲子長讓妻子改短一些。記得很清楚，一身九十八元，即使在當時也不算貴。這就是我最初兩身西裝的來源，訪問日本期間一直穿着，效果還不錯。

後來西裝就慢慢時興起來，不管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到處都能看到中國人穿西裝。一九九二年，我受命出使韓國，發現那裏更時興穿西裝，而且衣料和版型都十分考究。多虧向韓國總統遞交國書時選擇穿了中山裝，否則當時我們的西裝有點拿不出手。後來慢慢懂得，穿西裝一是要講究衣料的質地，二是要講究版型是否挺拔。閒時在首爾地下商街徜徉看到，西裝商店多家，價格比較昂貴，但也反映了這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從不穿西裝到穿西裝，從一個角度反映了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進程，雖然不是最重要的。其實，穿什麼樣式的服裝，本身是沒有什麼階級屬性的。毛主席、鄧小平一生穿中山裝，是他們的習慣。

周總理在國內會見外賓都是穿中山裝，但上世紀五十年代出席日內瓦會議時，從電視上看到他也曾穿過西裝。現在我的衣櫃裏，已有幾身西裝。看外面世界，人們的穿衣款式更是多樣，五顏六色，灰壓壓一片中山裝再也看不到了。這雖是日常所見，但也是社會的一個進步。



柳絮紛飛

若把香港比作人體，軌道交通就是動脈，公路是靜脈，行人道是毛細血管。

今年的重陽假在星期一，與周末相連，是一個長周末。按計劃探親，我們從香港乘高鐵經廣州到佛山。高鐵站在西九龍，我家住新界，乘車加走路，平時大約七十分鐘。因為全港軌道交通癱瘓，我們提前三小時出發，改乘巴士。巴士站好多街坊鄰居，排着長龍，好不熱鬧！終於上車了，到了高鐵站，用了三個半小時。

來不及吃飯，也沒飯吃，店舖關門緊閉；來不及取車票，車快開了；來不及對工作人員說一句客套話，沒時間。「別取票了，出示一下電子車票和身份證。進站吧，今天特殊！」港鐵姐細開一面，給我們以超乎尋常的待遇。

假日快樂而溫馨，轉眼即逝。要回家了，我們期待香港的交通轉好。

結果更糟，不但火車停運，就連來時坐的那趟巴士也停運。「乘出租車。」外子說。走向出租車站，當遠遠看見那條等車長龍時，我們傻眼了。「那不等到地老天荒！還不知道車資要多少，昨天ZQ提示過，她從高

# 珍惜「主動脈」

小冰

鐵站返回在沙田的家，出租車向她要價一千元。據此類推，到我們家豈不是兩三千？」我說。

沒有火車，沒有巴士，出租車要等，還貴。外子拿起電話向朋友求救。朋友很厚道，他聽了二話不說，即便自己在外地出差，也讓夫人關老師來接我們，不至於在車站過夜了。

「我快到了，我們在哪裏會合呀？」關老師問。在哪裏會合呢，高鐵站這麼多出口？我們根據一位港鐵姐姐的建議，走到站外。

站外無人，車子一輛接一輛地呼嘯而過，卻不見關老師和她的車。事情有時候就是這樣，彼此就在附近，卻你找不到我，我找不到你。我們焦頭爛額。

說時遲，那時快，一位穿制服的港鐵哥哥從站內走出來，問：「有咩嘢可以幫到你呢？」他聽我們敘述，又聽電話裏關老師的敘述。「知了，你唔使過來，我帶佢咁來。」拉着行李箱，跟着港鐵哥哥，一陣小跑似的走了大約三四分鐘，看見前面一輛車子閃着應急燈，又見關老師興奮地向我們招手。

這兩天高鐵站，數萬人擠在那裏，港鐵

的哥哥姐姐們要回答多少問題，面對多少抱怨呢？他們一定很累了，但還不忘主動為我們服務。

車子路過旺角，行人稀少，不夜城的風采已經不再。商店打烊，店門緊閉，一些十字街口的紅綠燈被廢了功能。開着車，小心翼翼地穿街過巷，膽戰心驚地左避右讓，關老師說：「沒有紅綠燈指示，我也敢開車。沒有規矩，戰戰兢兢，真不可思議！」平常繁忙的吐露港大道上，這一天沒有巴士往來，看見的唯一一輛，頂上顯示「暫停載客」。

分手前，我把帶回的蔬菜分一半給關老師，說：「超市不開門，但願明天就開了，可是誰知道呢！得『備戰備荒』為家人。」話一出口，淒涼感升起。在混亂可能出現的時候，在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的日子，夜晚外出，需要做出艱難的決斷。能開車來接我們的人，夠哥們兒！

「保重自己，保重家人！」這是近來不少人道別時的規範用語。發生了太多的事，一件來不及消化又是一件。

回家了，曲折之後峰迴路轉。我這才發現，「主動脈」好重要！

# 做客聯合國

白頭翁



閒話煙雨

中國有句老話：侯門深似海。聯合國是國際間最大的、最有權威的「衙門」，但卻能「一眼望穿」，「侯門」不深，站在聯合國西大門的一號大道上，舉目東望，能看見茵茵草坪盡處便是聯合國東邊的東河自南向北，滾滾而去，聯合國原是個可愛的透明體。聯合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塊「國際領土」，地球那麼大，世界又這麼小，腳下有世界，這就是聯合國。

聯合國最亮、最直觀、最讓人銘記的是那幢聯合國大樓，巍巍乎！壯哉乎！高一百五十四米，三十九層，聳立在曼哈頓島的西畔。但它卻有不少「諱名」，看的人多了，信仰不同，生活不同，文化又截然不同，起的名字也就稀奇古怪，有人竟然稱它是「鳥糞」，稱它「玻璃塊」、「水泥樁」。中國人不那麼看，中國人把它看成是一塊經過精雕細琢的玉，玉在中國代表着和諧、美滿、幸福、如意，玉文化博大精深。只有中國人才能看出來，當一輪朝陽從曼哈頓島後緩緩升起的時候，朝霞沐浴着整個聯合國大樓，此時此刻的聯合國大樓，光彩熠熠，像一塊剛剛擦拂過的岫玉；當太陽漸漸升高，籠罩整個聯合國大樓時，它就變成一塊閃閃發光的昆侖玉；而當太陽稍稍偏西時，那時那刻的聯合國大樓竟然是一塊翠綠翠綠的翡翠。聯合國得天獨厚，天資獨秀。

讓聯合國大樓出彩的還有樓前那道秀美絕世的弧線形國旗杆，一百九十五面世界各國的國旗，在聯合國大樓前迎風招展，獵獵有聲。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道國旗風景線，雖然聯合國的分支機構、派出機構不少，但絕無一字排開，一展到底的國旗線。壯觀、美麗、獨特、誘人，豈有他哉？其間最高最大的一面旗幟就是聯合國旗，那是一面設計得多麼奇妙，多麼內涵，多麼獨特的旗幟；是一幅從北極往下看的世界地圖，兩旁有兩枝充滿抽象美的橄欖枝在守護着，天藍海藍的旗底，白色、銀白色的圖案。它不同於所有的國旗，它是國際的旗，聯合國的旗。

這其中也有一個小秘密，當一眼望去，如果一百九十五根旗杆上一面國旗都沒有



位於紐約的聯合國大樓外景

資料圖片

，一根根銀白色的旗杆像守衛聯合國大樓的衛士，也雄壯，也威武，那昨日的紐約，昨夜的曼哈頓肯定下了一場大雨，被降下的國旗都被疊得整齊齊齊在執勤室中，等待天開日出時再重新飄揚在聯合國大樓前。

雨後的聯合國大樓像面鏡子，也像幅巨畫。它的玻璃屏面上波光粼粼，反映着紐約一號大道以西的高樓大廈，有時又專「畫」出那些摩天大廈下的小街便道，時而清晰可見疾馳而過的車輛，時而又模糊朦朧得像高更、莫奈的印象派巨畫，時而又變成一幅美麗的中國傳統的水彩畫，爭奇鬥艷，足夠行人駐足欣賞良久的。但這幢充滿詩情畫意的三十九層大樓並非聯合國的全部，那僅僅是聯合國的秘書處。在東廂有一彎月形的淺咖啡色的建築，那才是聯合國的核心，聯合國的會議中心。

聯合國工作人員帶我們直上三樓，在大會議廳外，有一道長長的廊廳，擺置着許多宣傳布置。迎面有八位聯合國秘書長以各種表情在迎接你，讓人誠惶誠恐。這八位秘書長的半身像依次高掛，其中有五位已駕鶴西行。我曾近距離見到過第八任秘書長潘基文，他說話平聲低調，細語柔腔，長得小目平臉，但能看出有一種韓國人的執著和智慧，我認為潘基文是屬於那種極冷靜，極認真的人，不知他是什麼星座？

和潘基文秘書長合影後前行。一幅在「遠離戰爭」背景下的照片讓我心驚肉跳，真是慘不忍睹。一群天真帥氣

的孩子，擠在一塊甜笑、憨笑，天真、稚氣，但往下看，十來個孩子，只有六條腿，他們是被埋在地下的地雷奪去了腿！幸運的是保住了性命，悲慘的是失去了兩腿或一條腿。他們都在等待着聯合國的假肢。緊跟着展櫃裏排放着一排又一排，一顆又一顆，各種各樣的地雷，它們到底有多少種？到底有多少樣？到底有多少顆？罪惡的魔鬼！但它們都是人製造的，都是人埋設的。在一旁有塊電子版上的數字在不停地跳躍，我看不明白，後經說明方知，那是全世界的軍事開支在每時每刻地增加、變化，每時每刻都有更多的武器被生產出來，金錢用於製造戰爭，用於製造死亡。而那張碩大的照片內幾乎是擠不下的黑孩子，一張臉緊擠着另一張臉，一張張臉都幾乎變成了骷髏，只剩兩隻大眼睛在向外界乞求、渴望，他們可能不會撐過三天。而聯合國的救命糧要運到，至少要三個星期。最讓我心驚膽戰的是一尊石雕像，一位披肩長髮的女人懷抱着一隻弱小的綿羊，細看那位抱羊女，似乎不像是日本人，甚至不太像亞洲人，這尊女抱羊像可能出自一個宗教故事，她立在日本長崎一座古廟前，當年投在長崎的那顆原子彈爆炸時，她因為衝擊波的力量面向下倒伏在地上，而她的後背卻裸露在原子彈爆炸的衝擊波中，誰能想到那麼堅硬的花崗石竟然被原子彈爆炸後形成的衝擊波像麵團似的刮出一道又一道，一條條挨一條條的深深的石溝，讓人毛骨悚然，渾身震撼。（一）

# 香港鐵路進入110年

過來人



香江憶記

最近四個多月的動亂，暴徒針對港鐵站進行破壞，令數十個車站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以致無法提供全面服務，某些日子更全線停頓，嚴重影響港人的日常生活和商業活動。

港鐵無疑是港人出行的主要集體運輸系統，每日載客數以百萬計，一旦被破壞，即會癱瘓本港的公共交通服務。筆者認為這或許是暴徒刻意針對港鐵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實，香港鐵路系統（MTR）分為輕鐵和重鐵兩部分，在全港各地共設有超過九十個車站，其中重鐵包括地鐵和東鐵。在地鐵方面，路線分為最早期（修正早期系統）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通車的觀塘線、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通車的荃灣線、於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金鐘至柴灣）至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環至金鐘）通車的港島線、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通車的東涌線、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通車的機場快線、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八日通車的將軍澳線、二〇〇五年八月一日通車的迪士尼線、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六日通車的九龍南線、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分期通車的港島西延線、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通車接通何文田和黃埔的觀塘延線和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通車的南港島線，至此，全港十八區都有鐵路貫通。

至於輕鐵和東鐵線，則源自前身的九廣鐵路。九廣鐵路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集體運輸系統之一，它始建於上世紀初的一九〇五年，並於一九一〇年建成通車，當時用於驅動列車的是依靠蒸汽產生動力的火車頭，而九龍的總站設於尖沙咀海傍，在通車初期，行車路線由尖沙咀一直伸延至廣州，途經深圳、東莞等地，九廣鐵路因而得名。由於當年香港由英國管治，內地則由清朝統治，基於這樣的因素，九廣鐵路被分成華段和英段，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這條鐵路仍然沿用以往的營運模式，原英段部分由九廣鐵路公司經營，而華段則稱為港深鐵路，即使在早期分段營運，路線一直都可直通九龍與廣州之間。

九廣鐵路英段在策劃初期，坊間曾經提出兩條走線方案，其一是由尖沙咀向北走，穿過煙墩山，沿城門河、沙田海及大埔海岸，再經粉嶺到達邊界，這條走線的好處是路線較短，全長只有三十五點四公里，但要通過的長達二千四百米的隧道；至於另一走線則由尖沙咀向西北沿岸而行，經荃灣及青山灣，再北上屯門和元朗到達邊境，這一走線的優點是只需開鑿幾段短隧道，工程較為簡單，但弊端是路線較長，而且途經地點也較為荒蕪，因此政府在衡量兩個方案之後，終接納了前者。

# 一場遊戲一場夢

林中英



如是我見

從希臘克里特島上的水族館裏出來，正是午後太陽最猛烈的時候，白花花的陽光刺得人睜不開眼，回想剛才在裏面經歷的一幕，眼前的情景顯得不真實起來。

在這個水族館裏，我們觀看了一場「虛幻現實」電影《海底世界》，對於所謂的Virtual reality（VR）技術，我們並不陌生，也不是頭一回體驗，但是這一次在我身上發生的效應，卻很奇妙。

館內的小影院有三個隔間，中間用黑幕隔開，可供三個人同時觀看，每個隔間的牆壁上都有一個巨大的屏幕，上面出現的是觀影人眼前看見的情景。我們是四個

人，於是就讓孩子們先看，看着他們被帶進各自的隔間，戴上了眼鏡與耳機。

不一會兒，就聽見女兒興奮地大叫：「哇，太漂亮了！」我悄悄掀開她的帷幕一角，看見她的屏幕上正出現了一大片色彩鮮艷的水母，正遠遠地向她的方向游來，我們不想有太多的「劇透」，就趕緊又放下了簾子。又過了好一會兒，兒子在另外的隔間裏哀嚎起來：「天哪，這個太可怕了！」我嚇了一跳，趕緊過去偷窺，看見他的屏幕上正現出了一艘海底的沉船，一條巨大的鯨魚正緩緩靠近，他被嚇得大

叫，手舞足蹈地想要趕緊擺脫這場噩夢，他的驚慌是真實的，但是作為旁觀者的我們，他的反應顯得很可愛很滑稽，所以我倆都不禁笑出聲來。

糟糕的是，我還沒來得及笑完，就輪到我們了。當我被戴上耳機和觀景器的那一刻，就立刻被投進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不管是眼前的景象還是耳朵裏傳來的動靜，都那麼地真實，我欣喜着面前游過的各色的魚和那些燦爛如夏花的珊瑚礁，然後就看見一群紅色的水母遠遠游過來，在我面前慢慢游過，在我正要驚嘆的時候，

發現跟在這些小水母後面的是兩隻巨大無比的水母，牠們不僅身形巨大，而且正對着我游過來，我的頭皮開始發麻，想趕快躲開，一看腳前，是黑洞洞的懸崖，再看身後，是形狀詭異的巨大的岩山，像是一隻怪獸般隨時會向我撲過來，我嚇得全身發冷，眼看那兩隻水母越來越近，我在一瞬間真的感到了絕望，然後我就趕緊告訴自己說：「這都是假的，都不過是場電影，不是真的！」想到後面還有沉船和鯨魚，我只好安慰自己，真要堅持不住，大不了違反規矩自己把眼鏡和耳機摘下來不

就得了。

雖然到最後，我也沒有提早結束遊戲，甚至與後來的那條巨大的鯨魚來了個眼對眼，然後看着牠游走了。但是，我不笑了，倒不是被嚇的，而是覺得不知道該笑什麼了。因為忽然覺得人的一生，會不會就像是剛才那場電影，啥都像是真的，其實啥都不是真的，那些鬼神，看着咱們在紅塵裏苦苦掙扎，不知道該怎樣笑破肚皮了呢。

也許人的一輩子就像是一場遊戲一場夢，每個生命中的坎兒可能都只是道具，怎麼去面對才是正題，假作真時真亦假，不去想着放棄或是提早退出，即使知道是場夢也好好地把它做完，才會在和鯨魚眼對眼的時候還能體會到樂趣吧。